

历史的  
第四卷  
沸点

赵海峰  
著

## 自序

时隔一年，《历史的沸点》第四卷要与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同样是盛夏七月，去年的这个时候，在满是浓浓绿意的窗前写下了关于第三卷的序言。时光虽只划过一个四季，但却觉得这一年似乎特别漫长。这大概是因为在2020新年钟声敲响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开来，一度使得社会运转几近停滞，也不同程度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所幸的是，它没有改变我写完这本书的使命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已经出版的第三卷记述了北朝的历史，而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序列表中，南北朝始终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整体出现。

其实，在写完两晋十六国的故事后，心里也想着整体呈现这个历史阶段。但在读过不少史书后，改变了原本的想法。因为觉得似乎除了几次南征和北伐外，北朝和南朝并没有很深的耦合度，大部分时间处于“井水不犯河水”

的状态。为了使读者对这段本已“迷乱”的历史不再迷乱，便决定将南北朝历史分开记述，于是承载北朝历史的第三卷应运而生。但这样做，多少有些将自己“逼上梁山”的意思，有北朝必须要有南朝，以此实现南北朝时代的完美“合璧”，否则不仅读者会有遗憾，自己更会心有不甘。

作为南北朝系列，这本书在写作风格和第三卷基本保持了一致，一样以典型人物推动历史进程，一样抽丝剥茧以保持逻辑上的清晰，一样运用生动文字使得作品通俗易懂。不过，相对于第三卷，这本书还是做了新的探索，那便是更加强了历史进程的连贯性。如果读过这本书，便会轻易发现，为了让每个人物闪亮登场，开篇多少都会有些许倒叙，但是很快就会和前一个历史记述产生紧密的联系。由此通读下来，应会感知这本书全方位展现了非常完整的南朝历史，宋、齐、梁、陈四朝历史的演进和王朝更迭，不仅衔接紧密，而且清晰无比。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选择的六位南朝皇帝是为这个主题服务的。他们人生经历和治国理政迥然不同，或勤勉、或暴虐，或荒唐，或有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每个人独立成章，表面上看，聚光灯打在了这六位帝王身上，但说心里话，他们只是我精心挑选出来串联历史进程的人物。或者换句话说，虽然他们是每个章节的主角，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以最后一个人物陈叔宝为例，看似陈后主为角色，但实则讲述了整个陈朝的兴衰过程，陈朝历代皇帝陈霸先、陈蒨、陈顼依次登场，将所有陈朝可记述的历史一一道来，陈叔宝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采

用这样的写法，说到底，为的是不让这部作品成为几个帝王的个人传记，而成为一部可以记载169年历史的“南朝通史”。

这部作品的出版，意味着《历史的沸点》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丛书。通过四卷本，记述了从秦汉到隋唐前八百余年风云变幻的历史，这无疑是个“浩大工程”，特别是对于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有时细想，觉得真有些不可思议，甚至好像幻梦一场，在兼顾公务和家务的情况下，竟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我想，这除了自己的坚持和韧性外，更多的来自读者朋友的厚爱和支持。《历史的沸点》前三卷出版以来，我在网络上看到不少朋友的中肯留言，也在参加各种现场活动时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这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鞭策和鼓励，这份动力使得我在无数个清晨或深夜，仔细研读各种史料，用心写下每一个字。

不觉中，从《历史的沸点》第一卷出版至今，已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前些日子，我翻看了每本书的自序，觉得唯一共同点便是都提到了我的儿子晨光，他似乎成为历史轴线的见证者。第一卷时，他还是一个心怀梦想的高中生，第二卷时他忙于申请国外的学校，第三卷时他高中毕业，申请到理想的大学。如今，他已经在大洋彼岸开始全新的生活。但遗憾的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无法回国，平日里只能通过视频或微信互致挂念，这也是这场疫情对我们最深切的改变和影响之一。

不过，我依然乐观地相信，所有的不幸和恐惧终会过去。

如我写的这些文字一样，这场疫情连同这个时代，终将会被记入历史，我们每个人只是见证人而已，但即便如此，身处在这样的历史现场，我唯愿所有亲人和读者朋友们安康。“安康”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确也是这种岁月里最淳朴也最为深切的祝福。

再次感谢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这部诞生于疫情期间的作品。最后我依然要诚恳地说，虽然《历史的沸点》已经写到了第四卷，但作为一个“纯业余历史爱好者”，这部作品难免会有一些谬误，还请朋友们包容并批评指正。

# 目 录

## 刘义隆：元嘉草草 赢得仓皇北顾 /001

刘裕托孤—废杀少帝—文帝登基—冤冤相报—谢晦举兵—元嘉之治—唱筹量沙—主相之争—元嘉草草—太子弑父

## 刘子业：变态少年帝王的疯狂人生 /077

刘劭覆灭—孝武革新—义宣之乱—兄弟相残—双面人生—暴君即位—庆之告密—无耻姐弟—人心丧尽—禽兽末日

## 萧道成：再给我十年 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 /131

义嘉之难—兴世奇功—迷信天子—大开杀戒—浔阳叛乱—变态刘昱—攸之反叛—建齐代宋—高帝治国—换储风波

## 萧 鸾：绝人后又被人绝后的大写“白眼狼” /191

影帝太子—清除异己—子响事件—荒唐一家—荒主末日—屠戮宗亲—鳄鱼眼泪—元宏南征—敬则之乱

## 萧 衍：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 亦复何恨 /231

檀溪沉木—江家兄弟—诛杀四贵—众叛亲离—步步生莲—

萧衍起兵—郢城之战—昏君身灭—萧衍称帝—十全皇帝—萧衍北  
伐—大战钟离—厚此薄彼—涡阳大捷—皇帝菩萨—引狼入室—侯  
景之乱—自我失之

### 陈叔宝：后主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337

霸先出世—萧绎其人—侯景之死—渔翁得利—江陵焚书—王  
陈分裂—霸先称帝—平灭割据—陈頊北伐—伯陵血案—华夏一统

# 刘义隆：

## 元嘉草草 赢得仓皇北顾

他的一生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就像抛物线一样，到了一个峰值后急剧下坠。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他本来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但徐羨之、傅亮等人将他大哥、二哥杀掉，让他捡了个大便宜。登基后励精图治，他将老爸刘裕留下的基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使得刘宋王朝成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但是北伐的接连失败，使得元嘉盛世半途夭折，刘宋王朝自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结局，竟然死于两个儿子之手，“孽由自作，岂命也哉”，算是对他大起大落一生的总结陈词吧。

## 刘裕托孤

景平二年（424年）七月，江陵城，宜都王府，一场事关刘宋王朝前途命运的讨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主题是“登基称帝”，具体来说，就是宜都王刘义隆是否要到建康去做皇帝。

按说这是天下最大的喜事，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有多少人朝思暮想惦记着，如今似乎唾手可得，为何还要浪费时间讨论来讨论去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太诡异了。

说太突然，是因为刘义隆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没有任何的排位优势，更何况他从小就不受父皇刘裕的待见。

刘义隆的母亲叫胡道安，出身寒微，生下刘义隆不久后被刘裕赐死。至于她为何遭此厄运，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因此刘义隆不到两岁，便成为了没娘的孩子。由母及子，刘裕对胡道安的厌恶之情延伸到了刘义隆身上，这点可从史书的记载中看出些许端倪，里面有不少刘裕喜爱刘义符、刘义真、刘义恭等其他儿子的描写，却找不到他宠爱刘义隆的只言片语。因此，对刘义隆来说，继承大统宛若黄粱一梦，在此之前，他打死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说太诡异，是因为他的大哥，刘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刘义符竟然被顾命大臣徐羨之等人废黜并杀掉，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的二哥刘义

真也被这些人处死了，而且没有听说他们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换句话说，两位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如今另一位顾命大臣傅亮却带着人赶来江陵，说是要拥立自己登上帝位，到底是凶是吉，刘义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刘宋朝局如此剧烈的变化，完全算得上是“惊涛骇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距离开国皇帝刘裕驾崩才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腥风血雨，想必让尸骨未寒的刘裕“死不瞑目”。不过，如果追根溯源，刘裕和两个儿子的死脱不了干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就是始作俑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东晋的一代战神和后来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刘裕虽然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在教育子女上，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父亲。

这应该与他“老年得子”有很大关系。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刘裕戎马一生，他平孙恩，破桓玄，灭南燕，定卢循，征刘毅，又平灭谯蜀、后秦。他的人生时光，基本上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忙得顾不上生育和教育下一代。

所以，除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外，其他子女都是在刘裕中年以后所生。长子刘义符出生时，刘裕已经四十四岁了，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和这些孩子不像父子，倒像是爷孙。

俗语说：“隔代人最亲。”除刘义隆外，刘裕对刘义符、刘义真等子女很是溺爱，缺乏必要的管教，导致这些皇子公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小便没有规矩意识和良好教养。

刘裕的二女儿吴兴公主刘荣男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汉子”，她嫁给了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王偃，这位公主脾气相当大，经常对自己的老公实施“家暴”。有一次，两人发生矛盾后，她竟然令人将王偃的衣服剥光，捆绑在树上吊打，当时正值数九寒天，亏得王偃的哥哥王恢及时赶到，才让被冻得不省人事的王偃捡回一条命。

刘裕选定的太子刘义符也不成器，他最大的毛病是“贪玩”，史书

上称他“多狎群小”，如果换做他人，这算不上是太大的问题，毕竟恰逢爱玩的年龄，但身为储君，未来要治理天下的帝王，这样的表现显然是不合格的。

刘裕的近臣谢晦对此感到很忧心，他劝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就是说，“陛下年纪已高，应该考虑万世帝位的事情，君王的位置至重，不应该使没有能力的人承袭帝座。”这话说得很直接也很重，摆明了说刘义符作为储君不合格，应该考虑进行替换。

刘裕对此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非但没有斥责谢晦，反而几乎不假思索地问道：“庐陵王刘义真如何？”他这样问，表明刘裕心里非常清楚太子的德行如何，废长立幼的念头应该在他脑中酝酿许久了。

庐陵王刘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史书上说刘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是一个容貌和气质俱佳的帅哥。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对他予以重点培养，当年北伐后秦时便带着他出征。

在平定关中后，刘裕班师回朝，任命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都督雍、梁、秦三州。作为留守关中的最高领导，为了能让刘义真站稳脚跟，刘裕给他配备了最强的“领导班子”，太尉咨议参军王修为长史负责政务，名将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等镇守各地。

刘裕把手头最能打的将领几乎都留给了刘义真，但名将扎推并不一定是好事，关键是要有能驾驭他们的统帅，就如同一个球队球星如云，但没有一个好教练，这些明星便很难齐心协力，往往会因为相互瞧不上或者争当老大而使队伍陷入混乱。

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刘裕前脚刚走，很快就爆发了王镇恶和沈田子的内讧。这两位刘裕灭掉后秦的过程中都立下了大功，沈田子以千余人破后秦兵数万之众，而王镇恶则率先进入长安城，接受了后秦君臣的投降。

刘裕退兵前，任命王镇恶为征虏将军、安西司马兼冯翊太守，沈田子受其节制，这让沈田子很不满意，他带着傅弘子来找刘裕说：“王

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王镇恶的祖父是前秦时叱咤风云的王猛，长期生活在关中地区，而刘裕身边的其他名将则都是南方人。

刘裕劝慰他们说：“现在留下你们两位和万余精兵，如果他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他继而引用三国时曹魏灭蜀的故事说道：“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就是因为有卫瓘，你们十几个人，难道还怕对付不了王镇恶。”

不知是刘裕故意和稀泥，还是运用权谋之术，一方面他用王镇恶节制沈田子等众将，另一方面又鼓动沈田子等人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刘裕不曾想到，他这样做造成的后果空前严重。

果然，刘裕退兵后，一场内斗如期上演。心怀不满的沈田子借机杀掉了王镇恶，王修又以擅杀重臣将沈田子斩首，自此平灭后秦的两位大功臣同归于尽。

局势变成这样，应该和刘义真关系不大，完全是刘裕自食恶果，但接下来该轮到刘义真犯浑了。

这位皇子从小在深宫娇生惯养，没经历过什么风浪，虽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稳定关中的重任实则落到了王修身上。刘义真天天与侍奉他的小人们嬉戏游乐，经常给这些人大量赏赐，这让王修很是担忧，他屡次规劝刘义真，并阻拦对这些人的奖赏，这让刘义真身边的人恨透了他，于是他们对刘义真说：“王镇恶当时要造反，所以沈田子才杀了他，而王修又杀了沈田子，正是他自己也要反。”

在这些小人不断撺掇下，刘义真竟然下令杀掉了王修。这完全是自毁长城，王修是留守关中晋军的“主心骨”，他一死，晋军“人情离骇，无相统一”，很快便陷入无政府状态，关中地区彻底乱了。

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看准机会，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长安城里的晋军陷入了困境。刘裕闻讯大惊，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心爱的儿子有半点闪失，于是他立即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去护送刘义真回江南，令相国右司马朱龄石都督关中诸军事，替代刘义真坐镇长安，同时又派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去洛阳接应。

朱龄石刚到长安，刘义真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开溜，走之前，他的手下对长安城进行了大洗劫，带着抢来的金银珠宝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赫连勃勃得知消息，派三万骑兵追击刘义真。由于抢掠来的东西过多，刘义真所率人马行进得非常缓慢，奉命和蒯恩一起护送刘义真的傅弘子对此心急如焚，他劝刘义真说：“现在辎重过多，一日都走不了十里，追兵将至，我们怎么办？只有丢掉这些东西，轻装快进，才能避免灾难。”

刘义真的手下对此直摇头，好不容易抢掠来的大量财宝，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这比割他们的肉还难受。果不其然，夏军的追兵很快就到了，傅弘子、蒯恩让刘义真先跑，他们率军拼死抵挡，但寡不敌众，两人兵败被俘。

刘义真只有十三岁，身材瘦小，躲到了草丛里，成功躲过夏军的搜捕。之后，他恰好遇到了晋军将领段宏。段宏把刘义真绑在自己的背上，策马狂奔，好不容易跑回了江南。

由于刘义真走之前，在长安大肆抢劫，百姓恨透了晋军，发动了起义，朱龄石无奈只好退出长安，他的弟弟朱超石赶来与他会合，但他们很快被夏军团团围住，并被切断水源，朱龄石兄弟被俘后被夏军杀掉。

经过如此大的变故，按说应该痛心疾首，刘义真却显得满不在乎，他对段宏说：“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意思是说：今日的失败，我推脱不了责任，但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可能知道创业的艰难。换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经历一些挫折怎么能获得成长呢？

但是，这份成长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场惨败不仅使关中地区全部落入赫连勃勃之手，使得刘裕的北伐成果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朱龄石、朱超石、蒯恩等名将全都命归黄泉，刘裕从此再无北伐的资本。同时，它也造成晋军的大量伤亡，赫连勃勃攻陷长安后，把数万晋军的人头

堆在一起筑土成“京观”，称其为“骷髅台”。

如此惨重的后果，到头来只换得刘义真口中轻飘飘的一句话。

刘义真跑回江南后，换了另一种活法，他开始走文艺路线，天天和谢灵运等文人泡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了“风流名士”。《宋史》说他“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充满“文艺范儿”的他似乎离皇位越来越远了，但万万没想到，他的父皇心里一直惦念着他，使得他重新回到争夺储君的轨道上，而且看上去占据了相当有利的位置。

刘裕令谢晦前去拜见刘义真，实际上是做“任前考察”，如果能顺利通过，刘宋王朝储君或许会换成刘义真。刘义真听闻此讯，欣喜之余，深知事关重大，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想要在谢晦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见到“考察组”组长谢晦后，刘义真表现得毕恭毕敬，谈起政见则口若悬河，只是谢晦一直不动声色，他回去向刘裕复命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这八个字对刘义真而言是致命的，自此皇位和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六十岁的刘裕走到了生命尽头，临终之际，他为太子刘义符选定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司空徐羨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和护军将军檀道济。

徐羨之是刘裕的老相识，他们当年在桓修府中一起共事，两人都“起自布衣”，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良好教育。经历颇为相似的他们，共同语言很多，所以私交甚好。刘裕掌权后，先是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禅代称帝后，升迁他为司空、录尚书事、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徐羨之由此成为朝中的第一重臣。

从两家通婚的情况，也可看出这对君臣的关系非同一般，刘裕的嫡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年龄比其他兄弟姐妹大许多，刘裕对自己这个长女很是宠爱，让她嫁给了徐羨之的侄子徐逵之。后来，刘裕又将另一个女儿富阳公主许给了徐羨之的儿子徐乔之。

徐羨之虽然学问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

之望”，朝臣们对他都很信服。傅亮、蔡廓经常赞誉他说：“徐公晓万事，安异同。”所以，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算得上是众望所归。

傅亮得到刘裕信任，起初是因为他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当年还是东晋权臣的刘裕，有了篡位之心，但又不好把话讲明，有一次，他宴饮群臣，酒过三巡，刘裕对大家说：“桓玄篡位时，是我发义兵，复兴了晋室。多年来南征北讨，平定四海，这才敢接受九锡之礼。但是，现在我年纪老了，享受荣华富贵太多，觉得很不安，想把爵位还给皇帝，回京师颐养天年。”众人不知刘裕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一味地称颂。

酒宴结束后，当时担任中书令的傅亮已经走到了门外，恍然大悟，赶忙返回去拜见刘裕，表示自己愿意回趟京城。刘裕知道傅亮已经明白他的意图，感到很高兴，直接说：“需要几个人送你？”傅亮道：“几十个人就够了。”

傅亮回京后，立即投入到刘裕篡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联合其他大臣逼晋恭帝下诏将刘裕召回京城，然后又起草了东晋皇帝的退位诏书。刘裕称帝后，对傅亮自然很感激，对他委以重任，诰命诏令都由他一手承办。

檀道济作为军方代表，谢晦作为世家大族代表，也成功入选了四人核心权力圈。

刘裕选定这四位，一方面是他们能力不错，更重要的是觉得自己对他们“知根知底”，他对刘义符说：“檀道济虽然有才干谋略，但没有大的欲望。徐羨之、傅亮追随朕多年，他们二人应该没有二心。谢晦屡次随我征战，颇懂得应变，如果出问题，肯定在此人身上。你即位后，立即将他调到会稽、江州等郡任职，以免除后患。”

从刘裕的临终嘱托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徐羨之、傅亮是最可信赖的，也是四人中的核心，手握军权的檀道济是有力保障，而谢晦是最不让人放心的，能入选主要是为了照顾高门士族的情绪。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彻彻底底扇了刘裕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

托孤由此也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托孤之一。

## 废杀少帝

徐羨之坐在首席顾命大臣的位置上，他的内心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压力山大”。刘裕将太子刘义符托付给他时曾说：“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这意味着，刘裕将所有权力都给了宰相，排除了外戚干政的可能。

但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徐羨之深怕自己做不好，辜负了刘裕的重托。

其实，就徐羨之而言，在政治上并无太大欲望，他曾这样表露心迹：“位至五品，官为两千石，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但世事难料，历史的浪潮将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设想。徐羨之清楚，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只能硬着头皮前行，这不仅关乎自己的前途，更关系到刘宋王朝的命运。

但是，徐羨之很快便意识到这个差事并不轻松，因为新皇帝刘义符实在不让人省心，按说他已经十七岁，已近成年，心智应该成熟了，但刘义符“贪玩”的脾性丝毫没有消退，而且没有了父皇的监督，他更加肆无忌惮，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刘裕去世第二年，太皇太后也病故了，至亲之人接连去世，刘义符却没有悲戚之情，召集乐公伶官，歌唱奏乐，怎么欢乐怎么来，史书说他“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这让徐羨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在此时，北魏皇帝拓跋嗣趁着刘裕新丧之机南征，对刘宋发动了猛烈攻击，虽然毛德祖等宋将率军奋力抵抗，给了北魏军队很大杀伤，但还是寡不敌众，丢掉了滑台、虎牢等地。对徐羨之而言，可谓“内忧外患”，一时间搞得他寝食难安。刘义符却丝毫不挂念前方战事，依然表现得无忧无虑，得快乐时且快乐。

该如何破局呢？徐羨之苦思冥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开始浮现，那便是废黜当朝皇帝刘义符。

徐羨之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公心”以外，也有私心在作祟，当初，谢晦在刘裕面前明确提出刘义符不适合即位当皇帝，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而是与徐羨之、傅亮等人商议过的。这等大事，刘义符不可能不知，如果这位新皇帝成年后将大权收归己有，徐羨之等人的下场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思来想去，徐羨之决定将想法付诸实施。

四个顾命大臣中，檀道济在外地，徐羨之找来傅亮和谢晦商量。傅亮没有二话，他唯徐羨之马首是瞻，徐羨之说干就必须干。谢晦虽然与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但正是他直接向刘裕提出废黜刘义符的太子之位，在这件事上打了头炮，刘义符将来要报复，头一个倒霉的恐怕就是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徐羨之、傅亮完全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他可能比徐羨之更着急。

既然在废黜刘义符的问题上达到空前统一，那便转向另一个问题——该立谁为新皇帝？

按照长幼排序，理所应当是刘义真。但一想到这个名字，三人心里只有两个字——“不行”。当初谢晦的一句话让刘义真彻底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同理，这想必也是三人共同商议的结果，刘义真对此肯定恨得牙痒。徐羨之更是落井下石，说服刘裕将刘义真赶出了京城，让其担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

更为重要的是，刘义真有自己的“小圈子”，包括诗人谢灵运、和尚慧琳，以及颜延之。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有一天登上皇位，定会封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徐羨之、傅亮等人什么事儿。

所以，说什么也不能让刘义真实现自己的夙愿。

老大要废，老二也不行，那龙椅到底该让谁坐呢？他们将目光瞄向了远在荆州的老三刘义隆，这个从小不受父皇喜欢的皇子，为人一